

景明刻本古今逸史





吳越春秋三卷

漢 趙曄 撰

明 吳瑄 校

夫差內傳第五

十一年夫差

檀弓註夫音扶差初皆切穀梁註同

北伐齊齊使大夫高

氏

當是高無平時將上軍

謝吳師曰齊孤立寡國倉庫空虛民

人離散齊以吳為疆輔今未往告急而吳見伐請伏

國人於郊不敢陳戰爭之辭惟吳哀齊之不濫也吳

師即還

左傳哀公九年吳子使來儆師伐齊十年吳子傳來復微師是為夫差十年十一年也此

一二年方謀伐齊而此書於十一年云夫差北伐齊十一年云夫差復北伐齊是二年間吳再伐齊也與傳

不合口豈十一年吳嘗伐齊齊謝吳師不敢戰至明年復伐乃有艾陵之戰耶

十二年夫差復北伐齊

左傳哀公十一年公會吳子伐齊是為夫差十二年與此

書合史世家乃書之夫差十一年誤也

越王聞之率眾以朝於吳而以

重寶厚獻太宰嚭嚭喜受越之賂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王信用嚭之計伍胥大懼曰是棄吾也乃聽諫曰越在心腹之病不前除其疾今信浮辭偽詐而貪齊破齊譬由磐石之由無立其苗也願王釋齊而前越不然悔之無及吳王不聽使子胥使於齊通期戰之會子胥謂其子曰我數諫王王不我用今見吳之亾矣汝與吾俱亾亾無為也乃屬其子於齊



鮑氏而還鮑氏鮑牧也屬其子改姓為王孫氏欲以避吳禍太宰嚭既與子

胥有隙因讒之曰子胥為彊暴力諫願王少厚焉王

曰寡人知之未與師會魯使子貢聘於吳

十三年齊大夫陳成恒欲弑簡公陰憚高國鮑晏鮑

牙晏故前興兵伐魯魯君憂之孔子患之召門人而

謂之曰諸侯有相伐者丘常耻之夫魯父母之國也

丘墓在焉今齊將伐之子無意一出耶子路辭出孔

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辭出孔子遣

之子貢北之齊見成恒史記子貢傳作田常因謂曰夫魯者難

伐之國而君伐過矣成恒曰魯何難伐也子貢曰其

城薄以卑其池狹以淺其君愚而不仁大臣無用士  
惡甲兵不可與戰君不若伐吳夫吳城厚而崇池廣  
以深甲堅士選器飽弩勁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邦  
也成恒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  
人之所難而以教恒何也子貢曰臣聞君三封而三  
不成者大臣有所不聽者也今君又欲破魯以廣齊  
隳魯以自尊而君功不與焉是君上驕越絕驕字下有主心二字  
為是子貢傳同下恣羣臣而求以成大事難矣且夫上驕則  
犯子貢傳犯臣驕則爭此君上於王有遽越絕及子貢傳皆王  
作主遽作郤而下與大臣交爭如此則君立於齊危  
郤與隙同

於累卵故曰不如伐吳且吳王剛猛而毅能行其令  
百姓習於戰守明於法禁齊遇爲擒必矣今君悉四  
境之中出大臣以環之人民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  
無疆敵之臣下無黔首之士孤主制齊者君也陳恒  
曰善雖然吾兵已在魯之城下矣吾去之吳大臣將  
有疑我之心爲之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請爲君  
南見吳王請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陳恒許  
諾子貢南見吳王謂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而  
霸者無疆敵千鈞之重加銖而移今萬乘之齊而私  
千乘之魯而與吳爭疆臣竊爲君恐焉且夫救魯顯



名也伐齊大利也義存亾魯

越絕義字下有在字害字上有勇在二字爲是

害暴齊而威彊晉則王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入臣於吳不卽誅之三年使歸夫越君賢主苦身勞力夜以接日內飾其政外事諸侯必將有報我之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不可夫越之彊不過於魯吳之彊不過於齊主以伐越而不聽臣齊亦已私魯矣且畏小越而惡彊齊不勇也見小利而忘大害不智也臣聞仁人不因居越絕因居作困厄以廣其德智者不棄時以舉其功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且夫畏越如此臣誠東見越王使出師以從

下吏吳王大悅子貢東見越王王聞之除道郊迎身

御至舍問曰此僻狹之國蠻夷之民大夫何索然若

不辱乃至於此子貢曰君處故來處字不通越絕作

甲字越王勾踐再拜稽首曰孤聞禍與福為鄰今大

夫之弔孤之福矣孤敢不問其說子貢曰臣今者見

吳王告以救魯而伐齊其心畏越且夫無報人之志

而使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

未發而聞之子貢傳聞之作先聞者是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忌

也越王再拜曰孤少失前人內不自量與吳人戰軍

敗身辱遁逃上棲會稽下守海濱唯魚鼈見矣國語作是

吳越春秋 卷之三 四

見今大夫辱弔而身見之又發玉聲以教孤孤賴天

之賜也敢不承教子貢曰臣聞明主任人不失其能

直士舉賢不容於世故臨財分利則使仁涉患犯難

則使勇用智圖國則使賢正天下定諸侯則使聖兵

強而不能行其威勢在上位而不能施其政令於下

者其君幾乎難矣臣竊自擇可與成功而至王者惟

幾乎惟幾乎越絕作其惟臣幾乎今吳王有伐齊晉之志君無愛

重器以喜其心無惡卑辭以盡其禮而伐齊齊必戰

不勝君之福也彼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騎士銳兵

弊乎齊重寶車騎羽毛盡乎晉則君制其餘矣越王



再拜曰昔者吳王分其民之衆以殘吾國殺敗吾民

鄙吾百姓夷吾宗廟國為墟棘身為魚鼈

國語鼈下有餌字

孤之怨吳深於骨髓而孤之事吳如子之畏父弟之

敬兄此孤之歿言也今大夫有賜故孤敢以報情

越絕

作以疑請者是孤身不安重席口不嘗厚味目不視美色耳

不聽雅音既已三年矣焦唇乾舌苦身勞力上事羣

臣下養百姓願一與吳交戰於天下平原之野正身

臂

越絕作整襟交臂

而奮吳越之士繼踵連歿肝腦塗地者

孤之願也思之三年不可得也今內量吾國不足以

傷吳外事諸侯而不能也願空國棄羣臣變容貌易

長越水火

姓名執箕帚養牛馬以事之孤雖知要領不屬手足

異處四支布陳為鄉邑笑孤之意出焉今大夫有賜

存亾國舉國語舉死人孤賴天賜敢不待令乎子貢

曰夫吳王為人貪功名而不知利害越王慥然避位

子貢曰臣觀吳王為數戰伐士卒不恩國語恩大臣

內引讒人益眾夫子胥為人精誠中廉外明而知時

不以身死隱君之過正言以忠君直行以為國其身

死而不聽太宰嚭為人智而愚彊而弱巧言利辭以

內其身善為詭詐以事其君知其前而不知其後順

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傷君之佞臣也越王大悅

子貢去越王送之金百鎰寶劍一良馬

子貢傳馬作示

二子

貢不受至吳謂吳王曰臣以下吏之言告於越王越

王大恐曰昔者孤身不幸少失前人內不自量抵罪

於吳軍敗身辱逋逃出走棲于會稽國爲墟莽身爲

魚鼈

越絕鼈下有餌字

下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修祭祀死

且不敢忘何謀之敢其志甚恐將使使者來謝於王

子貢館五日越使果來曰東海役臣勾踐之使者臣

種敢修下吏少聞於左右昔孤不幸少失前人內不

自量抵罪上國軍敗身辱逋逃會稽賴王賜得奉祭

祀死且不忘今竊聞大王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



而撫周室故使賤臣以奉前王所藏甲二十領屈盧  
之矛步光之劍以賀君吏若將遂大義弊邑雖小請  
悉四方之內士卒三千人以從下吏請躬被堅執銳  
以前受矢石君臣歿無所恨矣吳王大悅乃召子貢  
曰越使果來請出士卒三千其君從之與寡人伐齊  
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  
不仁也受幣許其師辭其君卽可吳王許諾子貢去  
晉見定公曰臣聞慮不預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預辦  
不可以勝敵今吳齊將戰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  
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君爲之奈何定公曰何以待

之子貢曰修兵伏卒

子貢傳伏作休

以待之晉君許之子貢

返魯吳王果興九郡之兵將與齊戰道出胥門因過

姑胥之臺忽晝假寐於姑胥之臺而得夢及寤而起

其心恬然悵焉乃命太宰嚭告曰寡人晝臥有夢覺

而恬然悵焉請占之得無所憂哉夢入章明宮見兩

鏹

音歷

蒸而不炊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兩鏹

音吳刀名

鏹鏹山出金

殖吾宮墻流水湯湯

音商流貌

越吾宮堂後

房鼓震篋篋有鍛工前園橫生梧桐子為寡人占之

太宰嚭曰美哉王之興師伐齊也臣聞章者德鏹鏹

也明者破敵聲聞功朗明也兩鏹蒸而不炊者大王

聖德氣有餘也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者四夷已服  
朝諸侯也兩鍬殖宮牆者農夫就成田夫耕也湯湯  
越宮堂者鄰國貢獻財有餘也後房篋篋鼓震有鍛  
工者宮女悅樂琴瑟和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樂府鼓  
聲也吳王大悅而其心不已召王孫駱問曰寡人忽  
晝夢爲予陳之王孫駱曰臣鄙淺於道不能博大今  
王所夢臣不能占其有所知者東掖門亭長長城公  
弟越絕長城公弟  
作越公弟子公孫聖聖爲人少而好游長而好  
學多見博觀知鬼神之情狀願王問之王乃遣王孫  
駱往請公孫聖曰吳王晝臥姑胥之臺忽然感夢覺

而悵然使子占之急詣姑胥之臺公孫聖伏地而泣  
有頃而起其妻從旁謂聖曰子何性鄙希睹人主卒  
得急召涕泣如雨公孫聖仰天嘆曰悲哉非子所知  
也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命屬上天不得逃亾非但自  
哀誠傷吳王妻曰子以道自達於主有道當行上以  
諫王下以約身今聞急召憂惑潰亂非賢人所宜公  
孫聖曰愚哉女子之言也吾受道十年隱身避害欲  
紹壽命不意卒得急召中世自棄故悲與子相離耳  
遂去詣姑胥臺吳王曰寡人將北伐齊魯道出胥門  
過姑胥之臺忽然晝夢子爲占之其言吉凶公孫聖



曰臣不言身名全言之必死百段於王前然忠臣不顧其軀乃仰天歎曰臣聞好船者必溺好戰者必亾臣好直言不顧於命願王圖之臣聞章者戰不勝敗走僂惶也明者去昭昭就冥冥也入門見鏹蒸而不炊者大王不得火食也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者黑者陰也北者匿也兩鍬殖宮牆者越軍入吳國伐宗廟掘社稷也流水湯湯越宮堂者宮空虛也後房鼓震篋篋者坐太息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梧桐心空不爲用器但爲盲僮越絕盲作用僮作當者是與死人俱葬也願大王按兵修德無伐於齊則可銷也遣下吏太宰詔王

孫駱解冠幘肉袒徒跣稽首謝於勾踐國可安存也  
身可不死矣吳王聞之索然作怒乃曰吾天之所生  
神之所使顧力士石番以鐵錘擊殺之聖乃仰頭向  
天而言曰吁嗟天知吾之冤乎忠而獲罪身死無辜  
以葬我以為直者不如相隨為枉提我至溪山後世  
相屬為聲響於是吳王乃使門人提之蒸丘一名蒸山又名  
陽山在吳縣西北三十里豺狼食汝肉野火燒汝骨東風數至飛  
揚汝骸骨肉糜爛何能為聲響哉太宰嚭趨進曰賀  
大王喜災已滅矣因舉行觴兵可以行吳王乃使太  
宰嚭為右校司馬王孫駱為左校乃從勾踐之師伐

齊伍子胥聞之諫曰臣聞興十萬之衆奉師千里百姓之費國家之出口數千金不念士民之死而爭一日之勝臣以爲危國亾身之甚且與賊居不知其禍外復求怨徼幸他國猶治救癘古禾切疽瘡也疥而棄心腹之疾發當死矣癘疥皮膚之疾不足患也今齊陵遲千里之外更歷楚趙之界齊爲疾其疥耳越之爲病乃心腹也不發則傷動則有死願大王定越而後圖齊臣之言決矣敢不盡忠臣今年老耳目不聰以狂惑之心無能益國竊觀金匱第八其可傷也吳王曰何謂也子胥曰今年七月辛亥平旦大王以首事辛

歲位也亥陰前之辰也合壬子歲前合也利以行武  
武決勝矣然德在合斗擊丑丑辛之本也大吉爲白  
虎而臨辛功曹爲太常所臨亥大吉得辛爲九醜又  
與白虎并重有人若以此首事前雖小勝后必大敗  
天地行殃禍不久矣吳王不聽遂九月使太宰嚭伐  
齊軍臨北郊吳王謂嚭曰行矣無忘有功無赦有罪  
愛民養士視如赤子與智者謀與仁者友太宰嚭受  
命遂行吳王召大夫被離問曰汝常與子胥同心合  
志并慮一謀寡人興師伐齊子胥獨何言焉被離曰  
子胥欲盡誠於前王自謂老狂耳目不聰不知當世



之所行無益吳國王遂伐齊齊與吳戰於艾陵齊地

上齊師敗績吳王既勝乃使行人成好於齊曰吳王

聞齊有沒水之慮帥軍來觀而齊興師蒲草吳不知

所安集設陣爲備不意頗傷齊師願結和親而去齊

王曰寡人處此北邊無出境之謀今吳乃濟江淮踰

千里而來我壤土戮我衆庶賴上帝哀存國猶不至

顛隕王今讓以和親敢不如命吳齊遂盟而去吳王

還乃讓子胥曰吾前王履德明達於上帝垂功用力

爲子西結彊讎於楚今前王譬若農夫之艾與刈同漢書項

羽傳斬將艾旗賈計殺四方蓬蒿以立名于荆蠻斯

策若艾草管並音刈

亦大夫之力今大夫昏耄而不自安生變起詐怨惡  
而出出則罪吾士衆亂吾法度欲以妖孽挫衄吾師  
賴天降哀齊師受服寡人豈敢自歸其功乃前王之  
遺德神靈之祐福也若子於吳則何力焉伍子胥攘  
臂大怒釋劍而對曰昔吾前王有不庭之臣以能遂  
疑計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所患外不憂此孤僮之  
謀非霸王之事天所未棄必趨其小喜而近其大憂  
王若覺寤吳國世世存焉若不覺寤吳國之命斯促  
矣員不忍稱疾辟易乃見王之爲擒員誠前死掛子

傳作

抉吾目於門以觀吳國之喪吳王不聽坐於殿上

獨見四人向庭相背而倚王恠而視之羣臣問曰王何所見王曰吾見四人相背而倚聞人言則四分走矣子胥曰如王言將失衆矣吳王怒曰子言不祥子胥曰非惟不祥王亦亾矣後五日吳王復坐殿上望見兩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王問羣臣見乎曰無所見子胥曰王何見王曰前日所見四人今日又見二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子胥曰臣聞四人走叛也北向殺南向臣殺君也王不應吳王置酒文臺之上羣臣悉在太宰嚭執政越王侍坐子胥在焉王曰寡人聞之君不賤有功之臣父不憎有力之子今太

宰嚭爲寡人有功吾將爵之上賞越王慈仁忠信以  
孝事於寡人吾將復增其國以還助伐之功於衆大  
夫如何羣臣賀曰大王躬行至德虚心養士羣臣並  
進見難爭死名號顯著威震四海有功蒙賞亡國復  
存霸功王事咸被羣臣於是子胥據地垂涕曰於乎  
哀哉遭此默默忠臣掩口讒夫在側政敗道壞諂諛  
無極邪說僞辭以曲爲直舍讒攻忠將滅吳國宗廟  
旣夷社稷不食城郭丘墟殿生荆棘吳王大怒曰老  
臣多詐爲吳妖孽乃欲專權擅威獨傾吾國寡人以  
前王之故未忍行法今退自計無沮吳謀子胥曰今



臣不忠不信不得爲前王之臣臣不敢愛身恐吾國  
之亾矣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今大王誅  
臣參於桀紂大王勉之臣請辭矣子胥歸謂被離曰  
吾貫弓接矢於鄭楚之界越渡江淮自致於斯前王  
聽從吾計破楚見凌之讎欲報前王之恩而至於此  
吾非自惜禍將及汝被離曰未諫不聽自殺何益何  
如亾乎子胥曰亾臣安往吳王聞子胥之怨恨也乃  
使人賜屬鏤之劍屬鏤劍名鏤力俱切又力侯切子胥受劍徒跣  
裳下堂中庭仰天呼怨曰吾始爲汝父忠臣立吳設  
謀破楚南服勁越威加諸侯有霸王之功今汝不用

吾言反賜我劍吾今日死吳宮爲墟庭生蔓草越人掘汝社稷安忘我乎昔前王不欲立汝我以死爭之卒得汝之願公子多怨於我我徒有功於吳今乃忘我定國之恩反賜我死豈不謬哉吳王聞之大怒曰汝不忠信爲寡人使齊託汝子於齊鮑氏有我外之心急令自裁孤不使汝得有所見子胥把劍仰天歎曰自我死後後世必以我爲忠上配夏殷之世亦得與龍逢比干爲友遂伏劍而死

左傳哀公十一年吳王賜子胥屬鏹以死

是爲夫差十二年此書載其事於十三年或者子胥十二年使齊十二年反役左氏連書之耳

吳王

乃取子胥屍盛以鴟夷之器

子胥傳盛以鴟夷革應劭曰取馬革爲鴟夷

夷榼

投之於江中言曰胥汝一死之後何能有知卽

斷其頭置高樓上謂之曰日月炙汝肉飄風飄汝眼  
炎光燒汝骨魚鼈食汝肉汝骨變形灰有何所見乃  
棄其軀投之江中子胥因隨流揚波依潮來往蕩激  
崩岸於是吳王謂被離曰汝嘗與子胥論寡人之短  
乃髡被離而刑之王孫駱聞之不朝王召而問曰子  
何非寡人而不朝乎駱曰臣恐耳曰子以我殺子胥  
爲重乎駱曰大王氣高子胥位下王誅之臣命何異  
於子胥臣以是恐也王曰非聽宰嚭以殺子胥胥圖  
寡人也駱曰臣聞人君者必有敢諫之臣在上位者

必有敢言之交夫子胥先王之老臣也不忠不信不得爲前王臣吳王中心悞然悔殺子胥豈非宰嚭之讒子胥而欲殺之駱曰不可王若殺嚭此爲二子胥也於是不誅

十四年夫差旣殺子胥連年不熟民多怨恨吳王復

伐齊闕

闕義與掘同左傳闕地及泉是也國語解闕穿也

爲闕溝於商魯之

間北屬蘄

國語作沂者是

西屬濟欲與魯晉合攻於黃池之

上恐羣臣復諫乃令國中曰寡人伐齊有敢諫者死

太子友知子胥忠而不用太宰嚭佞而專政欲切言

之恐懼尤也乃以諷諫激於王清且懷丸持彈從後



園而來衣袷

袷當作袷沾也

履濡王怪而問之曰子何爲袷

衣濡履體如斯也太子友曰適游後園聞秋螭之聲  
往而觀之夫秋蟬登高樹飲清露隨風撓長吟悲  
鳴自以爲安不知螳螂超枝緣條曳腰聳距而稷其  
形夫螳螂翕心而進志在有利不知黃雀盈綠林徘徊  
枝陰跏蹠微進欲啄螳螂夫黃雀但知伺螳螂之  
有味不知臣挾彈危擲躑躅飛丸而集其背今臣但  
虛心志在黃雀不知空罔其旁聞忽罔中陷於深井  
臣故袷體濡履幾爲大王取笑王曰天下之愚莫過  
於斯但貪前利不覩后患太子曰天下之愚復有甚

者魯承周公之未有孔子之教守仁抱德無欲於鄰國而齊舉兵伐之不愛民命惟有所獲夫齊徒舉而伐魯不知吳悉境內之士盡府庫之財暴師千里而攻之夫吳徒知踰境征伐非吾之國不知越王將選死士出三江之口

三江一說松江錢塘浦陽江也吳郡賦註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

入海者為婁江東南流者為東江併松江為三入五

湖之中五湖一說貢湖遊湖胥湖梅湖梁湖金甌湖也

韋昭曰胥湖蠡湖洮湖滬湖就太湖而五虞屠我吳國滅我吳官天下之危莫

過於斯也吳王不聽太子之諫遂北伐齊越王聞吳

王伐齊使范蠡洩庸率師屯海通江以絕吳路敗太

子友於始熊夷

始當作姑國語敗王子友於姑熊夷韋昭解姑熊夷吳也

通江

淮轉襲吳遂入吳國燒姑胥臺徙其大舟即餘皇舟也吳

敗齊師於艾陵之上還師臨晉與定公爭長未合邊

候吳王夫差大懼合諸侯謀曰吾道遼遠無會前進

孰利王孫駘曰不如前進則執諸侯之柄以求其志

請王屬士以明其令勸之以高位辱之以不從令各

盡其死夫差昏秣馬食音飼士服兵被甲勒馬銜枚出

火於造闔行而進吳師皆文犀長盾扁諸之劍闔廬既鑄

成于將莫耶二劍餘鑄得二千並號扁諸之劍方陣而行中校之軍皆白裳

白髦素甲素羽之矰短矢韋昭曰矢名望之若茶周禮望而眡之欲其

茶白也註韋草遠眠之當如茅秀之色詩有女如荼  
箋茶英茶也孔氏曰茶是茅草秀出之穗英是白貌

王親秉鉞戴旗以陣而立左軍皆赤裳赤髦丹甲朱  
羽之矰望之若火右軍皆玄裳玄輿黑甲烏羽之矰  
望之如墨帶甲三萬六千鷄鳴而定陣去晉軍一里  
天尚未明王乃親鳴金鼓三軍譁吟以振其旅其聲

動天徙地晉大驚不出反距堅壘乃令童褐請軍

作董褐請事董褐晉大夫司馬演也請問也曰兩軍邊國語作偃兵接好日中

無期今大國越次而造弊邑之軍壘敢請辭故

亂謂先期亂次之故吳王親對曰天子有命周室卑弱約諸侯

貢獻莫入王府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姬姓之所



振懼遣使來告冠蓋不絕於道始周攸負於晉故忽

於夷狄會晉今反叛如斯吾是以蒲服就君史記范  
睢傳膝

行蒲服詩匍匐救之檀弓作  
扶服其義皆同言盡力也不肯長弟徒以爭彊孤

進不敢去君不命長爲諸侯笑孤之事君決決字在  
疑行在

今其不得事君命命字當  
作亦在今日矣敢煩使者往來

孤躬親聽命於藩籬之外童褐將還吳王躡左足與

褐決矣及報與諸侯大夫列坐於晉定公前旣以通

命乃告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

嫡子死否則吳國有難大則越人入不得還也其意

有愁毒之憂進退輕難不可與戰主君宜許之以前

期無以爭行而危國也然不可徒許必明其信趙鞅

許諾入謁定公曰姬姓於周吳為先老可長以盡國

禮定公許諾命童褐復命於是吳王愧晉之義乃退

幕而會二國君臣並在吳王稱公前國語前字下有軟字晉侯

次之羣臣畢盟吳既長晉而還未踰於黃池越聞吳

王父留未歸乃悉士眾將踰章山章山即禹貢所謂宿方在江夏郡竟

陵縣東北今荆門長林縣濟三江而欲伐之吳又恐齊宋之為害

乃命王孫賂告勞于周曰昔楚不承供貢辟遠兄弟

之國吾前君闔閭不忍其惡帶劍挺鉞與楚昭王相

逐於中原天舍其忠國語作哀楚師敗績今齊不賢國語作鑒

於楚又不恭王命以遠辟兄弟之國夫差不忍其惡

被甲帶劍徑至艾陵天福於吳齊師還鋒而退夫差

豈敢自多其功是文武之德所祐助時歸吳不熟於

歲遂緣江沂淮緣當作沿順流而下沂逆流而上開溝深水出於商

魯之間而歸告於天乎執事周王答曰伯父令子來

乎盟國一人則依矣余實嘉之伯父若能輔余一人

則兼受永福周室何憂焉乃賜弓弩王詐以增號謚

已上所記與國語大同小異惟太子友之諫國語不載吳王還歸自池池字上當有黃

息民散兵

二十年越王興師伐吳吳與越戰於檇李吳師大敗

軍散死者不可勝計越追破吳吳王困急使王孫駱稽首請成如越之來也越王對曰昔天以越賜吳吳不受也今天以吳賜越其可逆乎吾請獻勾甬東之

地

勾勾章甬甬江東東境也杜預曰甬東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今鄞縣境句音勾又九具切

吾

與君爲二君乎吳王曰吾之在周禮前王一飯如越王不忘周室之義而使爲附邑亦寡人之願也行人請成列國之義惟君王有意焉大夫種曰吳爲無道今幸擒之願王制其命越王曰吾將殘汝社稷夷汝宗廟吳王默然請成七反越王不聽

二十三年十月越王復伐吳

魯哀公十二年十七年越一再伐吳二十年越



圍吳皆夫差十四年十八年二十一年事此書皆不  
載史於夫差二十年書越復伐吳乃哀公十九年也  
傳止云侵楚誤吳杜預解誤吳使不為備初無伐吳  
事此云越復伐吳即哀公二十二年傳書越滅吳之  
歲也

吳國困不戰士卒分散城門不守遂屠吳吳王率  
羣臣遁去晝馳夜走三日三夕達於秦餘杭山即陽山別

名胸中愁憂目視茫茫行步猖狂腹餒口饑顧得生

稻而食之伏地而飲水顧左右曰此何名也對曰是

生稻也吳王曰是公孫聖所言不得火食走倥偬也

王孫駱曰飽食而去前有胥山在吳縣西四十里子胥傳云吳王取子胥

屍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為立祠於西坂中江上因命曰胥山窠宇記亦同可以匿止

王行有頃因得生瓜已熟吳王掇而食之謂左右曰

何冬而生瓜近道人不食何也左右曰謂糞種之物  
人不食也吳王曰何謂糞種左右曰盛夏之時人食  
生瓜起居道傍子復生秋霜惡之故不食吳王歎曰  
子胥所謂且食者也謂太宰嚭曰吾戮公孫聖投胥  
山之巔吾以畏責天下之慙吾足不能進心不能往  
太宰嚭曰死與生敗與成故有避乎王曰然曾無所  
知乎子試前呼之聖在當卽有應吳王止秦餘杭山  
呼曰公孫聖三反呼聖從山中應曰公孫聖三呼三  
應吳王仰天呼曰寡人豈可返乎寡人世世得聖也

得字下當有事字越絕云  
今寡人得邦誠世世相事須臾越兵至二圍吳范蠡

在中行左手提鼓右手操枹而鼓之吳王書其矢而射種彘之軍辭曰吾聞狡兔以死良犬就烹敵國如滅謀臣必亾今吳病矣大夫何慮乎大夫種相國蠡急而攻大夫種書矢射之曰上天蒼蒼若存若亾越君勾踐下臣種敢言之昔天以越賜吳吳不肯受是天所反勾踐敬天而功旣得返國今上天報越之功敬而受之不敢忘也且吳有大過六以至於亾王知之乎有忠臣伍子胥忠諫而身死大過一也公孫聖直說而無功大過二也太宰嚭愚而佞言輕而讒諛妄語恣口聽而用之大過三也夫齊晉無返逆行無

僭侈之過而吳伐二國辱君臣毀社稷大過四也且

吳與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而吳侵伐大

過五也昔越親戕吳之前王罪莫大焉而幸伐之不

從天命而棄其仇後為大患大過六也

徐天祐曰夫差惑於宰嚭

之言忘父之讎釋越不諱為不孝然在越則幸矣越

欲責吳若曰囚辱吾君與君夫人使莖芻養馬給水

除糞猶為有辭今而曰越之罪莫大焉越王謹上列

而以吳赦越為大過種也無乃失辭乎

青天敢不如命大夫種謂越君曰中冬氣定天將殺

戮不行天殺反受其殃越王敬拜曰諾今圖吳王將

為何如大夫種曰君被五勝之衣帶步光之劍仗屈



吳王曰誠以今日聞命言有頃吳王不自殺越王復使謂曰何王之忍辱厚耻也世無萬歲之君死生一也今子尚有遺榮何必使吾師衆加刃於王吳王仍未肯自殺勾踐謂種蠡曰二子何不誅之種蠡曰臣人臣之位不敢加誅於人主願主急而命之天誅當行不可久留越王復瞋目怒曰死者人之所惡惡者無罪於天不負於人今君抱六過之罪不知愧辱而欲求生豈不鄙哉吳王乃太息四顧而望言曰諾乃引劍而伏之死越王謂太宰嚭曰子爲臣不忠無信亾國滅君乃誅嚭并妻子

吳世家曰越王滅吳誅太宰嚭越世家亦曰越王乃

葬吳王而誅太宰嚭此書又云并誅其妻子則吳王之自殺也嚭亦同時就誅矣徐天祐曰愚按越滅吳之後二年是爲哀公二十四年公如越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然則吳之亡也嚭遂而越夫固無恙也史世家及此書所載何其與左氏相戾也且嚭貪而佞至於亡國喪君死有餘戮越人旣生之又從而信任之豈以其實嘗私越而不以其不忠爲罪耶漢丁公之戮可以教天下之爲人臣者越於是乎失刑矣

吳王臨欲伏劍顧謂左右曰吾生旣

慙死亦愧矣使死者有知吾羞前君地下不忍覩忠

臣伍子胥及公孫聖使其無知吾負於生死必連縶

國語組字上有結字組以罩吾目恐其不蔽願復重羅繡三幅

以爲掩明生不昭我死勿見我形吾何可哉越王乃

葬吳王以禮於秦餘杭山卑猶越絕曰夫差冢在猶亭西卑猶位近太湖

去縣十七里索隱曰猶亭亭名卑猶位三字共越王  
為地名吳地記曰餘杭山一名卑猶山是也

使軍士集于我戎之功人一隰越絕隰作累土以葬之宰

詔亦葬卑猶之旁越絕言宰詔之死者五曰擒夫差殺太宰詔曰殺太宰詔逢同與其

妻子曰殺夫差而戮其相曰殺太宰詔戮其妻子曰禽夫差而戮太宰詔與其妻子又曰三臺者詔妻子

死所也常疑越絕書非子貢作特後人托名耳何以知其非子貢作越絕內傳於說陳成恒之事終之曰

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姜晉霸越楚也斯言也乃後之人多其功是非子貢之言也且他文亦不類或

者所載未必盡實宰詔得保首領以沒蓋幸而免前既備論之矣此書謂亦葬卑猶之旁豈其後詔死於

越而返葬於吳耶然吳時諸家墓如巫臣要離于將之類皆其載圖志獨不及宰詔家則也

吳越春秋三卷

終

吳越春秋四卷

漢 趙曄 撰

明 吳瑄 校

越王無余外傳第六

越之前君無余者

無余禹之六世孫少康之庶子夏也初受封於越越舊經善無餘

禹之未封也禹父鯀者帝顓頊之後

帝王世紀曰鯀帝顓頊之子字

熙連山易曰鯀封於崇故國語謂之崇伯鯀史記曰鯀之父帝顓頊世本亦以鯀為顓頊子漢律歷志則曰顓頊五世而生鯀通鑑外紀從之古史曰太史公以鯀為顓頊之子其世太迫班固以為五世孫近得之此書以為顓頊之後曰鯀娶於有莘氏之女名曰後者可以通子孫言之也

女嬉年壯未孳嬉於砥山得薏苡而吞之意若為人



所感因而妊孕剖脅而產高密

世本曰鯀娶有辛氏女謂之女志是生高密

密宋忠曰高密禹所封國世紀曰鯀妻脩已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又吞神珠蕙苒而生禹名文命字密史記以文命為禹之名孔安國謂禹為名張晏謂禹為字今並存之家于西羗地曰石

紐石紐在蜀西川也

在茂州石泉縣其地有禹廟郡人相傳禹以六月六日生元和

郡縣志禹汝山廣柔人生於石紐村水經註縣有石紐鄉禹所生也廣柔即今石泉軍帝堯之

時遭洪水滔滔天下沉漬九州闕塞四瀆壅閉帝乃

憂中國之不康悼黎元之罹咎乃命四嶽乃舉賢良

將任治水自中國至于條方莫薦人帝靡所任四嶽

乃舉鯀而薦之於堯帝曰鯀負命毀族不可

尚書堯典作方

命圮族史記堯本紀作負命毀族正義曰負音佩違也鯀性狼戾違負敎命毀敗善類不可用也四

嶽曰等之羣臣未有如鯀者堯用治水受命九載功

不成帝怒曰朕知不能也乃更求之得舜使攝行天

子之政巡狩觀鯀之治水無有形狀乃殛鯀于羽山

地志在東海郡祝其縣南今海州朐山縣鯀投于水化為黃熊或作熊因為

羽淵之神左傳昭公七年晉侯有疾夢黃熊入於寢

熊以入于羽淵杜預解熊音雄獸名亦作熊如字一音奴來切三足鼈也按說文及字林皆云熊屬足

似鹿然則能既能屬又為鼈類作能者勝也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鼈為膳豈鯀化為二物乎舜

與四嶽舉鯀之子高密四嶽謂禹曰舜以治水無功

舉爾嗣考之勲禹曰兪小子敢悉考績以統天意惟

委委字下當有任字而已禹傷父功不成循江沂河盡濟甄

委委字下當有任字而已禹傷父功不成循江沂河盡濟甄

甄字不通疑  
暨字之誤

淮乃勞身焦思以行七年聞樂不聽過

門不入冠挂不顧履遺不躡功未及成愁然沉思乃

案黃帝中經曆蓋聖人所記曰在于九山東南天柱

號曰宛委

在會稽縣東南十五里一名玉笥山

赤帝在闕其巖之巔承

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為字編以白銀皆

琢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嶽血白馬以祭不幸所求禹

乃登山仰天而嘯因夢見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

水使者聞帝使文命于斯故來候之非厥歲月將告

以期無為戲吟故倚歌覆釜之山

輿地志會稽山有石狀如覆釜謂之

覆釜山一名釜山  
繡亦作釜  
史黃帝本紀曰合符釜山索隱以為合諸侯符契圭璋而朝之於釜山在媯

州懷戎縣北三里  
非此之釜山也

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

於黃帝巖嶽之下三月庚子登山發石金簡之書存

矣禹退文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案金

簡玉字得通水之理

徐天祐曰禹未嘗兩至越其至  
越在會計之時非治水時也禹

貢記南方山川多與今不合禹治水時未嘗親至南  
方故也孟子曰禹八年于外而禹貢云作十有二載

乃同或者以為比禹治水之年通鯨九載言之也馬  
融曰禹治水三年而八州平是十二年而八州平十

三年而兗州平兗州平在舜受終之年然則禹之成  
功不過三四年間耳此書請勞身焦思七年功未及

成乃東巡登宛委發金簡之書得通水之理使禹之  
治水七年而後得神書始知通水之理不已晚乎諸

若此類蓋復返歸嶽乘四載

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  
行乘橈山行乘輦音

蘊樺丘以行川始於霍山

南嶽衡山又名霍山泰與  
岱衡與霍皆一山二名

逢切



猶集五嶽詩云信彼南山惟禹甸之遂巡行四瀆與  
益夔共謀行到名山大澤召其神而問之山川脉理  
金玉所有鳥獸昆蟲之類及八方之民俗殊國異域  
土地里數使益疏而記之故名之曰山海經禹三十

未娶行到塗山

會稽志塗山在山陰縣西北四十五里蘇鶚演義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渝

州巴南舊江州三濠州四當塗縣按左氏昭公四年傳穆有塗山之會哀公七年傳禹合諸侯于塗山杜預解並云在壽春東北說者曰今濠州也柳宗元塗山銘序曰周穆遐追遺法復會于是山然則禹與穆王皆嘗會諸侯於塗山矣然非必皆壽春也若禹之所娶則未詳何地水經注江州縣水北岸有塗山南有夏禹廟塗君祠廟銘存焉常璩庾仲雍並言禹娶於此越絕等書乃公禹娶一會稽塗山應劭曰在永興北永興今蕭山縣也又與郡志所載不同蓋會稽實禹會侯計功之地非所娶之國下文兼載白狐九

尾之異尤為可疑

恐時之暮失其度制乃辭云吾娶也必有

應矣乃有白狐九尾造於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

九尾者王之證也塗山之歌曰綏綏白狐九尾虺虺

我家嘉夷來賓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際

於茲則行明矣哉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嬌取辛壬癸

甲

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

禹行十月女嬌

生子啓啓生不見父晝夕呱呱啼泣禹行使太章步

東西豎亥度南北

淮南子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垂豎亥步自南極盡於北垂許

慎曰太章豎亥善行人皆禹臣

暢八極之廣旋天地之數禹濟江南

省水理黃龍負舟舟中人怖駭禹乃啞

鳥格切笑大聲易震卦笑大言

啞音同然而笑曰我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生性也

死命也爾何為者顏色不變謂舟人曰此天所以為

我用龍曳尾舍舟而去南到計於蒼梧檀弓舜葬於蒼梧之野史

記舜死於蒼梧之野葬於九疑今九疑山在道州寧遠縣南六十里亦名蒼梧山而見縛人

禹拊其背而哭益曰斯人犯法自合如此哭之何也

禹曰天下有道民不罹辜天下無道罪及善人吾聞

一男不耕有受其饑一女不桑有受其寒吾為帝統

治水土調民安居使得其所今乃罹法如斯此吾德

薄不能化民證也故哭之悲耳於是周行寓內東造

絕迹西延積石地志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今鄯州龍支縣界南踰赤岍水經

新安縣南白石山名北過寒谷劉向別錄燕有五穀

廣陽山水曰赤岍水地美而寒不生五穀

鄒子居之吹律而溫氣至左崑崙說曰崑崙

思賦寒谷豐黍吹律以煖之崑崙崑崙崑崙

樊桐一名板松中曰玄圃一名閬風上曰層察六扈

城一名天庭地理志在臨羗西即河源所出

脉地理名金石寫流沙於西隅地理志流沙在居延

西八十里其沙隨决弱水於北漢地理志弱水在張

風流行故曰流沙掖郡刪丹縣柳宗

元曰水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曰弱

穴通江東流至於碣石地志在北平郡驪戎

於潛淵開五水於東北鑿龍門地志在馮翊夏陽縣

闕伊闕在洛陽西南五十里禹疏以通水兩山相

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北流故曰伊闕

易相土觀地分州殊方各進有所納貢民去崎嶇歸

吳或春火



於中國堯曰俞以固冀於此乃號禹曰伯禹官曰司空賜姓姒氏領統州伯以巡十二部堯崩禹服三年之喪如喪考妣晝哭夜泣氣不屬聲堯禪位于舜舜薦大禹改官司徒內輔虞位外行九伯舜崩禪位命禹禹服三年形體枯槁面目黎黑讓位商均退處陽山之南史記註劉熙曰今穎川陽城是也陰阿之北萬民不附商均追就禹之所狀若驚鳥揚天駭魚入淵晝歌夜吟登高號呼曰禹棄我如何所戴禹三年服畢哀民不得已即天子之位三載考功五年政定周行天下歸還大越登茅山史記註禹到大越上苗山十道志會稽山本名茅山一名苗山以朝四

方羣臣觀示中州諸侯防風後至斬以示衆示天下

悉屬禹也乃大會計治國之道內美釜山州慎

慎當作鎮

之功外演聖德以應天心遂更名茅山曰會稽之山  
因傳國政休養萬民國號曰夏后封有功爵有德惡  
無細而不誅功無微而不賞天下喁喁若兒思母子  
歸父而留越恐羣臣不從言曰吾聞食其實者不傷  
其枝飲其水者不濁其流吾獲覆釜之書得以除天  
下之災令民歸於里閭其德彰彰若斯豈可忘乎乃  
納言聽諫安民治室居靡山伐木爲邑畫作印橫木  
爲門調權衡平斗斛造井示民以爲法度鳳凰棲於

樹鸞鳥巢於側麒麟步於庭百鳥佃於澤遂已耆艾

將老歎曰吾晏歲年暮壽將盡矣止絕斯矣命羣臣

曰吾百世之後葬我會稽之山葦椁桐棺

墨子曰禹葬會稽衣

表三領桐棺三寸穿壙七尺下無及泉墳高三尺土階三等

葬之後曰無改畝以爲居之者樂爲之者苦禹崩之

後衆瑞並去天美禹德而勞其功使百鳥還爲民田

大小有差進退有行一盛一衰往來有常禹崩傳位

與益益服三年思禹未嘗不言喪畢益避禹之子啓

於箕山之陽

史記註劉熙曰嵩高之北

諸侯去益而朝啓曰吾君

帝禹子也啓遂卽天子之位治國於夏遵禹貢之美

悉九州之土以種五穀累歲不絕啓使使以歲時春  
秋而祭禹於越立宗廟於南山之上禹以下六世而  
得帝少康少康恐禹祭之絕祀乃封其庶子於越號  
曰無余余始受封人民山居雖有鳥田之利地理志  
山上有  
禹井禹祠相傳下有羣鳥耘田也水  
經註鳥爲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穢租貢纔給宗廟  
祭祀之費乃復隨陵陸而耕種或逐禽鹿而給食無  
余質林不設宮室之飾從民所居春秋祠禹墓於會  
稽皇覽曰禹家  
在會稽山上無余傳世十餘末君微劣不能自立  
轉從衆庶爲編戶之民禹祀斷絕十有餘歲有人生  
而言語其語曰鳥禽呼嚙喋嚙喋指天向禹墓曰我



是無余君之苗末我方修前君祭祀復我禹墓之祀  
 為民請福於天以通鬼神之道眾民悅喜皆助奉禹  
 祭四時致貢因共封立以承越君之後復夏王之祭  
 安集鳥田之瑞以為百姓請命自後稍有君臣之義  
 號曰無壬壬生無暉暉專心守國不失上天之命無  
 暉卒或為夫譚夫譚生元常元當常立當吳王壽夢  
 諸樊闔閭之時越之興霸自元常矣越世家二十餘世至於允常高  
氏越史曰夏自少康至桀中十二世按少康元年壬午至周敬王元年壬午凡一千五百六十一年吳之  
伐越見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敬王十年也至是二千  
五百七十年矣越之傳國至於元常何止二十餘世  
 耶

勾踐入臣外傳第七

越王勾踐五年五月與大夫種范蠡

呂氏春秋高誘解范蠡楚三戶

人也字少伯大夫種姓文氏字會楚之鄒人按鄒本邦子之國此云楚之鄒人蓋鄒為楚所并爾又太史公素王妙論曰范蠡本南陽人列仙傳云徐人索隱曰大夫官種名也一云大夫姓猶司馬司空之比今按大夫官名如以為姓也則大夫逢同大夫臯如等豈皆其姓耶

入臣於吳羣臣皆

送至浙江之上臨水祖道

祖餞行也

軍陣固陵

范蠡教丘城也水經

註浙江又逕固陵城北昔范蠡築城於浙江之濱言可以固守謂之固陵今之西陵也即今西與袁大

夫文種前為祝其詞曰皇天祐助前沉後揚禍為德

根憂為福堂威人者滅服從者昌王雖牽致其後無

殃君臣生離感動上皇眾夫哀悲莫不感傷臣請薦

脯行酒三觴越王仰天太息舉杯垂涕默無所言種  
 復前祝曰大王德壽無疆無極乾坤受靈神祇輔翼  
 我王厚之祉祐在側德銷百殃利受其福去彼吳庭  
 來歸越國觴酒既升請稱萬歲越王曰孤承前王餘  
 德守國於邊幸蒙諸大夫之謀遂保前王丘墓今遭  
 辱耻為天下笑將孤之罪耶諸大夫之責也吾不知  
 其咎願二三子論其意大夫扶同史記作曰何言之  
 鄙也昔湯繫於夏臺史夏紀桀曰吾悔不遂殺湯於夏臺索隱夏臺獄名夏曰均臺  
自皇甫謐云地在陽翟伊尹不離其側文王囚於石室地理志河  
姜里城西伯所拘處此云石太公不棄其國興衰在  
室疑即所囚之室也姜音酉

天存亾繫於人湯改儀而媚於桀文王服從而幸於紂夏殷恃力而虐二聖兩君屈已以得天道故湯王不以窮自傷周文不以困爲病越王曰昔堯任舜禹而天下治雖有洪水之害不爲人災變異不及於民豈况於人君乎大夫苦成曰不如君王之言天有曆數德有薄厚黃帝不讓堯傳天子三王臣弑其君五霸子弑其父德有廣狹氣有高下今之世猶人之市置貨以設詐抱謀以待敵不幸陷厄求伸而已大王不覽於斯而懷喜怒越王曰任人者不辱身自用者危其國大夫皆前圖未然之端傾敵破讎坐招泰山



之福今寡人守窮若斯而云湯文困厄後必霸何言

之違禮儀夫君子爭寸陰而棄珠玉今寡人冀得免

於軍旅之憂而復反係獲獲當作於敵人之手身為傭隸

妻為僕妾往而不返客死敵國若菟魄有此下當愧

於前君其無知體骨棄捐何大夫之言不合於寡人

之意於是大夫種范蠡曰聞古人曰居不幽志不廣

形不愁思不遠聖王賢主皆遇困厄之難蒙不赦之

耻身居而名尊軀辱而聲榮處卑而不以為惡居危

而不以為薄五帝德厚而而當作無窮厄之恨然尚有泛

濫之憂此下疑有闕文三守暴困之辱不離三獄之困泣涕

而受冤行哭而為隸演易作卦

司馬遷書西伯拘而演周易

天道

祐之時過於期否終則泰諸侯並救王命見符朱鬣

玄狐

太公六韜曰商王拘周伯昌於羑里太公與散宜生以金十鎰求天下珍物以免君之罪於是

得犬戎氏文馬豪毛朱鬣目如黃金名鷄斯之乘又淮南子曰散宜生以千金得騶虞之乘玄玉百殼大

具百朋玄豹黃熊青犴白虎文皮千合獻紂以免西伯羑里之囚此云玄狐當作玄豹輔臣結

髮折獄破械反國修德遂討其讎擢假海內若覆手

背天下宗之功垂萬世大王屈厄臣誠盡謀夫截骨

之劍無削剗之利白鐵之矛無分髮之便建策之士

無暴興之說今臣遂天文案墜籍二氣共萌存亾異

處彼興則我辱我霸則彼亾二國爭道未知所就君

王之危天道之數何必自傷哉夫吉者凶之門福者

禍之根今大王雖在危困之際孰知其非暢達之兆

哉大夫計硯越絕硯作倪史貨殖傳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註徐廣曰計

然者范蠡之師也名研故諺曰研桑心筭裴駰案范

子曰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

名計然蓋非也漢書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倪與

研聲相近而相亂耳曰今君王國於會稽窮於入吳言悲辭苦

羣臣泣之雖則恨候之心莫不感動而君王何為謾

辭譁說用而相欺臣誠不取越王曰寡人將去入吳

以國累諸侯大夫願各自述吾將屬焉大夫臯如曰

臣聞大夫種忠而善慮民親其知士樂為用今委國

一人其道必守何順心佛命羣臣

佛符勿切大也詩佛時符肩音彌註

亦作大言一入足矣何必從心所欲大命羣臣也

大夫曳庸

左傳作后庸曰國語作舌庸

大夫文種者國之梁棟君之爪牙夫驥不可與匹馳日月不可並照君王委國於種則萬綱千紀無不舉者越王曰夫國者前王之國孤力弱勢劣不能遵守社稷奉承宗廟吾聞父死子代君亾臣親今事棄諸大夫客官於吳委國歸民以付二三子吾之由也亦子之憂也君臣同道父子共氣天性自然豈得以在者盡忠亾者為不信乎何諸大夫論事一合一離令孤懷心不定也夫推國任賢度功績成者君之命也



奉教順理不失分

去聲

者臣之職也吾願諸大夫以其

所能而云委質而已於乎悲哉計硯曰君王所陳者

固其理也昔湯入夏付國於文祀西伯之殷委國於

一老今懷夏將滯志在於還夫適市之妻教嗣糞除

出亾之君勅臣守禦子問以事臣謀以能今君王欲

士之所志各陳其情舉其能者議其宜也越王曰大

夫之論是也吾將逝矣願

願下當有聞字

諸君之風大夫種

曰夫內修封疆之役外修耕戰之備荒無遺土百姓

親附臣之事也大夫范蠡曰輔危主存亾國不耻屈

厄之難安守被辱之地往而必反與君復讎者臣之

事也大夫苦成曰發君之令明君之德窮與俱厄進  
與俱霸統煩理亂使民知分去聲臣之事也大夫曳庸  
曰奉令受使結和諸侯通命達旨賂往遺來解憂釋  
患使無所疑出不忘命入不被尤臣之事也大夫皓  
進曰一心齊志上與等之下不違令動從君命修德  
履義守信溫故臨非決疑君誤臣諫直心不撓舉過  
列平不阿親戚不私於外推身致君終始一分臣之  
事也大夫諸稽郢曰望敵設陣飛矢揚兵履腹涉屍  
血流滂滂貪進不退二師相當破敵攻衆威凌百邦  
臣之事也大夫臯如曰修德行惠撫慰百姓身臨憂

勞動輒躬親弔死存疾救活民命蓄陳儲新食不二  
味國富民實爲君養噐臣之事也大夫計硯曰候天  
察地紀歷陰陽觀變參災分別妖祥日月含色五精  
錯行福見知吉妖出知凶臣之事也越王曰孤雖入  
於北國爲吳窮虜有諸大夫懷德抱術各守一分以  
保社稷孤何憂焉遂別於浙江之上羣臣垂泣莫不  
咸哀越王仰天歎曰死者人之所畏若孤之聞死其  
於心胸中會無怵惕遂登船徑去終不返顧越王夫  
人乃據船哭顧烏鵲啄江渚之蝦飛去復來因哭而  
歌之曰仰飛鳥兮烏鳶凌玄虛號號當翩翩集洲渚

作兮翩翩集洲渚

兮優恣啄蝦矯翮兮雲間任厥

此關一字

兮往還妾無罪

兮負地有何辜兮譴天颿颿

凡楚兩音馬疾步

獨兮西往孰

知返兮何年心惓惓

憂也詩憂心惓惓

兮若割淚泫泫

胡犬切淚

流貌

兮雙懸又哀吟曰彼飛鳥兮為鳥已迴翔兮翕蘇

心在專兮素蝦何居食兮江湖徊復翔兮游颿去復

返兮於乎始事君兮去家終我命兮君都終來遇兮

何幸

幸當田作幸

離我國兮去吳妻衣褐兮為婢夫去冕兮

為奴歲遙遙兮難極冤悲痛兮心惻腸千結兮服膺

於乎哀兮忘食願我身兮如鳥身翱翔兮矯翼去我

國兮心搖情憤惋兮誰識越王聞夫人怨歌心中內



慟乃曰孤何憂吾之六翮備矣於是入吳見夫差稽  
首再拜稱臣曰東海賤臣勾踐上愧皇天下負后土  
不裁功力汚辱王之軍士抵罪邊境大王赦其深辜  
裁加役臣使執箕箒誠蒙厚恩得保須臾之命不勝  
仰感俯愧臣勾踐叩頭頓首吳王夫差曰寡人於子  
亦過矣子不念先君之讎乎越王曰臣死則死矣惟  
大王原之伍胥在旁目若燦火聲如雷霆乃進曰夫  
飛鳥在青雲之上尚欲繳音灼生微矢以射之豈况  
近臥於華池集於庭廡乎今越王放於南山之中游  
於不可存之地幸來涉我壤土入吾桎梏此乃厨宰

之成事食也豈可失之乎吳王曰吾聞誅降殺服禍  
及三世吾非愛越而不殺也畏皇天之咎教而赦之  
太宰嚭諫曰子胥明於一時之計不通安國之道願  
大王遂其所執無拘羣小之口夫差遂不誅越王令  
駕車養馬秘於宮室之中三月吳王召越王入見越  
王伏於前范蠡立於後吳王謂范蠡曰寡人聞貞婦  
不嫁破亾之家仁賢不官絕滅之國今越王無道國  
已將亾社稷壞崩身死世絕爲天下笑而子及主俱  
爲奴僕來歸於吳豈不鄙乎吾欲赦子之罪子能改  
心自新棄越歸吳乎范蠡對曰臣聞亾國之臣不敢

語政敗軍之將不敢語勇臣在越不忠不信今越王  
不奉大王命號用兵與大王相持至今獲罪君臣俱  
降蒙大王鴻恩得君臣相保願得入備掃除出給趨  
走臣之願也此時越王伏地流涕自謂遂失范蠡矣  
吳王知范蠡不可得爲臣謂曰子旣不移其志吾復  
置子於石室之中范蠡曰臣請如命吳王起入宮中  
越王范蠡趨入石室越王服犢鼻着樵頭夫人衣無  
緣之裳施左關之樵夫所剉養馬妻給水除糞灑掃  
三年不愠怒面無恨色吳王登遠高望見越王及夫  
人范蠡坐於馬糞之旁君臣之禮存夫婦之儀具王

顧謂太宰嚭曰彼越王者一節之人范蠡一介之士  
雖在窮厄之地不失君臣之禮寡人傷之太宰嚭曰  
願大王以聖人之心哀窮孤之士吳王曰爲子赦之  
後三月乃擇吉日而欲赦之召太宰嚭謀曰越之與  
吳同土連域勾踐愚黠親欲爲賊寡人承天之神靈  
前王之遺德誅討越寇囚之石室寡人心不忍見而  
欲赦之於子奈何太宰嚭曰臣聞無德不復大王垂  
仁恩加越越豈敢不報哉願大王卒意終其意也越王聞  
之召范蠡告之曰孤聞於外心獨喜之又恐其不卒  
也范蠡曰大王安心事將有意在玉門第一今年十



二月戊寅之日時加日出戊囚日也寅陰後之辰也合庚辰歲後會也夫以戊寅日聞喜不以其罪罰日也時加卯而賊戊功曹爲騰蛇而臨戊謀利事在青龍青龍在勝光而臨酉死氣也而尅寅是時尅其日用又助之所求之事上下有憂此豈非天網四張萬物盡傷者乎王何喜焉果子胥諫吳王曰昔桀囚湯而不誅紂囚文王而不殺天道還反禍轉成福故夏爲湯所誅殷爲周所滅今大王旣囚越君而不行誅臣謂大王惑之深也得無夏殷之患乎吳王遂召越王久之不見范蠡文種憂而占之曰吳王見擒也有

頃太宰詔出見大夫種范蠡而言越王復拘於石室

伍子胥復諫吳王曰臣聞王者攻敵國克之則加以

誅故後無報復之憂遂免于孫之患今越王已入石

室宜早圖之後必為吳之患太宰詔曰昔者齊桓割

燕所至之地以貺燕公齊桓公救燕北伐山戎而還燕君送桓公出境桓公因割

燕所至地予燕而齊君獲其美名宋襄濟河而戰宋襄公與楚成王戰

于泓自夷曰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陣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

春秋以多其義功立而名稱軍敗而德存今大王誠

赦越王則功冠於五霸名越於前古吳王曰待吾疾

愈方為太宰赦之後一月越王出出當作坐石室召范蠡

曰吳王疾三月不愈吾聞人臣之道主疾臣憂且吳  
王遇孤恩甚厚矣疾之無瘳惟公卜焉范蠡曰吳王  
不死明矣到巳巳日當瘳惟大王留意越王曰孤所  
以窮而不死者賴公之策耳中復猶豫豈孤之志哉  
可與不可惟公圖之范蠡曰臣竊見吳王真非人也  
數<sub>色角切</sub>言成湯之義而不行之願大王請求問疾得  
見因求其糞而嘗之觀其顏色當拜賀焉言其不死  
以瘳起日期之旣言信後則大王何憂越王明日謂  
太宰嚭曰囚臣欲一見問疾太宰嚭卽入言於吳王  
王召而見之適遇吳王之便<sub>平聲下同</sub>太宰嚭奉溲惡以

出澠所九切惡邊各切下同澠即便也惡大澠也大小澠亦曰前後澠見史倉公傳逢戶中

越王因拜請嘗大王之澠以決吉凶卽以手取其便與惡而嘗之因入曰下囚臣勾踐賀於大王王之疾至巳巳日有瘳至三月壬申病愈吳王曰何以知之越王曰下臣嘗事師聞糞者順穀味逆時氣者死順時氣者生今者臣竊嘗大王之糞其惡味苦且楚酸是味也應春夏之氣臣以是知之吳王大悅曰仁人也乃赦越王得離其石室去就其宮室執牧養之事如故越王從嘗糞惡之後遂病口臭范蠡乃令左右皆食岑草以亂其氣

會稽賦註岑草叢也菜名擷之小有臭氣凶年民斲其根食之



會稽志載山在府西北六里越王嘗採葢于此其後吳王如越王期日疾愈

心念其忠臨政之後大縱酒於文臺吳王出令曰今日爲越王陳北面之坐羣臣以客禮事之伍子胥趨出到舍上不御坐酒酣太宰嚭曰異乎今日坐者各有其詞不仁者逃其仁者留臣聞同聲相和同心相求今國相剛勇之人意者內慙至仁之存也而不御坐其亦是乎吳王曰然於是范蠡與越王俱起爲吳王壽其辭曰下臣勾踐從小臣范蠡奉觴上千歲之壽辭曰皇在上令昭下四時并心察慈仁者大王躬親鴻恩立義行仁九德四塞威服羣臣於乎休哉傳

德無極上感太陽降瑞翼翼大王延壽萬歲長保吳國四海咸承諸侯賓服觴酒既升永受萬福於是吳王大悅明日伍子胥入諫曰昨日大王何見乎臣聞內懷虎狼之心外執美詞之說但爲外情以存其身豺不可謂廉狼不可親今大王好聽須臾之說不慮萬歲之患放棄忠直之言聽用讒夫之語不滅瀝血之仇不絕懷毒之怨猶縱毛燼炭之上幸其其當焦投卵千鈞之下望必全豈不殆哉臣聞桀登高自知危然不知所以自安也前據白刃自知死而不知所以自存也惑者知返迷道不遠願大王察之吳王曰

寡人有疾三月曾不聞相國一言是相國之不慈也  
 又不進口之所嗜心不相思是相國之不仁也夫為  
 人臣不仁不慈焉於虔切何也能知其忠信者乎越王迷  
 惑棄守邊之事親將其臣民來歸寡人是其義也躬  
 親為虜妻親為妾不愠寡人寡人有疾親嘗寡人之  
 溲是其慈也虛其府庫盡其實幣不念舊故是其忠  
 信也三者既立以養寡人寡人曾聽相國而誅之是  
 寡人之不智也而為相國快私意耶豈不負皇天乎  
 子胥曰何大王之言反也夫虎之卑勢將以有擊也  
 狸之卑身將求所取也雉以眩移拘於網魚以有悅

死於餌且大王初臨政負王門之第九誠事之敗無咎矣今年三月甲戌時加鷄鳴甲戌歲位之會將也青龍在酉德在土刑在金是日賊其德也知父將有不順之子君有逆節之臣大王以越王歸吳爲義以飲溲食惡爲慈以虛府庫爲仁是故爲無愛於人其不可親面聽貌觀以存其身今越王入臣於吳是其謀深也虛其府庫不見恨色是欺我王也下飲王之溲者是上食王之心也下嘗王之惡者是上食王之肝也大哉越王之崇吳吳將爲所擒也惟大王留意察之臣不敢逃死以負前王一旦社稷丘墟宗廟荆



棘其悔可追乎吳王曰相國置之勿復言矣寡人不  
忍復聞於是遂赦越王歸國送於蛇門之外羣臣祖  
道吳王曰寡人赦君使其返國必念終始王其勉之  
越王稽首曰今大王哀臣孤窮使得生全還國與種  
蠡之徒願死於轂下上天蒼蒼臣不敢負吳王曰於  
乎吾聞君子一言不再今已行矣王勉之越王再拜  
跪伏吳王乃引越王登車范蠡執御遂去至三津之  
上仰天歎曰嗟乎孤之屯厄誰念復生渡此津也謂  
范蠡曰今三月甲辰時加日昃

徒結切日昃也梁元  
帝纂要日在未曰昃

孤蒙上天之命還歸故鄉得無後患乎范蠡曰大王

勿疑直眊道行越將有福吳當有憂至浙江之上望  
見大越山川重秀天地再清王與夫人歎曰吾已絕  
望永辭萬民豈料再還重復鄉國言竟掩面涕泣闌  
干文選註闌  
干多貌此時萬姓咸歡羣臣畢賀

吳越春秋四卷

終

吳越春秋四卷終

吳越春秋四卷終